

欽定詩經傳說江纂

第一函  
函之冊

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三

邶一之三

集傳

邶。鄘。衛。三國名。在禹貢冀州。西阻太行。

孔氏  
穎達

曰。案禹貢太行屬冀州。地理志云。太行在河內。卽紂都而西不踰太行者。蓋其都近西也。北河內。卽紂都而西不踰太行者。蓋其都近西也。北踰衡漳。孔氏穎達曰。漳水自上黨而過鄴城之北。南距紂都百餘里。故知踰之。東南

跨河。以及兗州桑土之野。

孔氏穎達曰。禹貢兗州云。桑土既蠶。注云。其地

尤宜蠶桑。因以名之。今濮水之上。地有桑閒者。信三十一年。衛遷于帝邱。杜預云。帝邱今東郡濮陽縣也。濮陽在濮水之北。是有桑土明矣。及商之季而紂都焉。武王克

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

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

之國也。

劉氏瑾曰。武王作酒誥戒康叔而曰明大命于妹邦。妹邦卽紂都。則康叔封衛明在

武王時矣。邶鄘之地。豈始爲武庚三叔之封。至成王滅武庚。誅三監。乃復以封他國。而其後又并入於衛也歟。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。

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爲狄所滅。

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邱朝

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

皇興表。朝歌今衛輝府淇

縣隸

河南所謂殷墟衛故都卽今衛縣

皇輿表。衛今濬縣

隸直隸大名

府漕楚邱皆在滑州

皇輿表。漕今滑縣

隸直隸大名府。楚邱今兗州府城武縣

隸山東大抵今懷衛澶

音蟬相滑濮等州

皇輿表。懷州今懷慶府衛

州今衛輝府相州今彰德府竝隸河南

澶州今開封府。今東昌府

濮州滑州今滑縣竝隸直隸大名府濮州今濮州

今開封府。今仍舊隸京

山東開封大名府界

皇輿表。開封府今仍舊隸京

師皆衛境也但邶鄘地旣入衛其詩皆爲衛事而

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

范氏處義曰。國史錄詩因其詩所得之地

而存其國之舊先邶而後鄘豈以其亡之先後歟

○朱子曰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

○輔氏廣

曰。邶鄘衛先儒辨說雖多。先生初說亦疑其爲聲之異。今以爲不可曉者。蓋此等既不繫詩之大義。又他無所考。不若闕之爲得也。○王氏應麟曰。薛氏曰。邶鄘滅而音存。故非衛所能亂。○嚴氏粲曰。王道盛。則諸侯不得擅相并存。邶鄘之名。不與衛之滅國也。邶列其首。衛後於鄘。世次也。○劉氏瑾曰。綠衣燕燕等詩。莊姜自作。共姜作柏舟。桑中言沫鄉。皆正作於衛國。而或繫邶。或繫鄘。泉水載馳竹竿。皆作於外國。而一繫邶。一繫鄘。一繫衛。意大師各從得詩之地而繫之也。其所以必繫邶鄘。故名者。無乃欲寓興滅繼絕之心。如春秋昭公八年。楚旣滅陳。而九年經書陳災穀梁。以爲存陳。亦此意也。是以大師存邶鄘之名。置於衛前。亦如魏風先於唐之例。夫子存其名而不削。因其序而不革耳。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。皆爲變風焉。呂氏祖謙曰。邶鄘

三風聖人錄變風而皆首之以正。重訓深目遠步一以見變之皆本於正。而令人勸。一以見正易流於變。而令人懲。是故邶首柏舟。鄘首淇奥。○嚴氏粲曰。關雎鵲巢爲三百篇綱領。風之正也。反乎此者變也。邶鄘衛皆衛風也。衛禍基於衽席。覃及宗社。居變風之首。二南之變也。

**集解**  
鄭氏康成曰。邶鄘衛者。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。周武王伐紂。以其京師。封紂子武庚爲殷後。乃三分其地。置三監。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。自紂城而北謂之邶。東謂之衛。成王旣黜殷命。殺武庚。復伐三監。更於此三國建諸侯。以殷餘民。封康叔於衛。使爲之長。後世子孫。稍并彼二國。混而名之。七世至頃侯。當周夷王時。衛國政衰。變風始作。故作者各有所傷。從其國本而異之。爲邶鄘衛之詩焉。○孔氏穎達曰。詩人之作。自歌土風。驗其水土之名。知其國之所在。衛曰送子。

涉淇至于頓丘。頓丘今爲郡名。在朝歌紂都之東也。紂都河北。而鄘曰在彼中河。鄘境在南明矣。都既近西。明不分國。故以爲鄘在北。三國之境。地相連接。故邶曰亦流于淇。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。衛曰瞻彼淇奧。三國皆言淇也。戴公東徙渡河。野處漕邑。則漕地在鄘也。而邶曰土國城漕。國人所築之城也。思須與漕。衛女所經之邑也。河水瀰瀰。宣公作臺之處也。此詩人本述其事。自歌其土也。○衛并邶鄘。分爲三國。鄭并十邑。不分之者。以鄭在西都。十邑之中。無鄭名。又皆國小。土風不異。不似邶鄘之地。大與衛同。又先有衛名。故分之也。雖分從邶鄘。其實衛也。故序每篇言衛。明是衛詩。猶唐實是晉。故序亦每篇言晉也。○張子曰。周之興也。商民後革。及其衰也。衛風先變。○衛并邶鄘。邶鄘之詩。皆衛也。晉并魏。而魏之詩非晉。然其詩亦相附近。何也。其聲類也。魏唐皆儉故也。鄭并檜。而檜

獨遠於鄭。何也。其聲不類也。自檜以下。所不足序也。以爲是相去也無幾耳。故季札觀樂於魯。歌邶。鄘。衛。則合之。歌魏。歌唐。則別之。歌鄭。歌檜。則遠之。蓋因以爲識焉。○蘇氏轍曰。春秋所見百七十餘國。變風之作。春秋數世矣。而載於大師者。獨十三國。意者列國不皆有詩。其有詩者。雖檜曹之小。邶。鄘之亡。而有不能已也。○薛氏瑄曰。國風至於邶。小雅。至於鴻鴈。大雅。至於民勞。皆泰極而否。陰陽。相根之理。微矣。○崔氏銑曰。鶡奔先定中。著其所以亡。木瓜爲殿。著其所以存。齊桓之功也。

汎芳劍

汎反。彼柏舟。亦汎其流。耿耿。

古幸

不寐。如有

隱憂。微我無酒。以敖

五羔

以遊。

比也。汎流貌。柏木名。耿耿。小明。憂之貌也。朱子曰。耿耿。猶

儆儆不寐貌也。○輔氏廣曰。蓋人有所憂。則其心耿耿。然惟於憂之一路。分明耳。其他固有所不及也。古人下字。不苟如此。惟其心耿耿然。故不能寐也。隱痛也微。猶非也。○婦人不得於其夫。故以柏舟自比。

問柏舟。看來與關雎亦無異。彼何以爲興。朱子曰。他下面便說淑女。

見得是因彼興此。此詩才說柏舟。言以柏爲舟。堅緻音密。

下面更無貼意。見得其義是比。

牢實而不以乘載。無所依薄。

劉氏瑾曰。薄字訓附。以說卦雷風相薄。證之。只

讀作泊。若以離騷九章芳不得薄之。薄。證之。則音爲博。而亦訓爲附也。

但汎然於水中而

已。

嚴氏粲曰。二柏舟用意皆在下句。邶柏舟。在於亦汎其流。鄘柏舟。在於在彼中河也。故其隱憂

之深如此。

徐氏光啓曰。不曰隱憂。而曰如

有隱憂。極善形容憂恨之意。非爲無酒可

以教遊而解之也。輔氏廣曰。酒可忘憂。其說本此。

列女傳以此爲婦人

之詩。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。且居變風之首。而與下篇

相類。豈亦莊姜之詩也歟。

鄭氏康成曰。莊姜。莊公夫人。齊女。姓姜氏。

○胡氏一桂曰。

此詩辭氣誠爲卑弱。而末云不能奮飛。可見婦人詩。何則。人臣道不合。則去。是有可去之義。若姜氏。則無可去之義矣。故曰不能奮飛。況以下四篇。皆婦人

作。

二南與邶鄘柏舟。皆首婦人。亦是一證。

釋詁

毛氏叢曰。柏木所以宜爲舟也。亦汎汎其流。不以

濟渡也。

○許氏謙曰。柏舟則宜以載物。乃汎汎於

水中而無所用。以此喻已。故耿耿而憂思。至於不能寐。如有所隱痛之憂。非無酒以自樂。然此憂非酒之所能遣也。○沈氏守正曰。舟以載物而不得載。婦以承夫而不得夫。此比意也。篇中惟此一句。是顯說見棄。而又是

託言餘皆反覆述已之憂而不言所憂之何事。卽明言羣小之見慍而不言見慍之何由。所以爲賢婦人也。○若一語稍不含渾。卽是懸夫。

一語稍不自問。卽是揚已。



鄭氏康成曰。舟載渡物者。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

附錄  
然俱流水中。興者喻仁人之不見用。而與羣小人竝列。亦猶是也。○李氏樗曰。君子之仕。欲行其道。徒食其祿而道不行。豈仁人之本心哉。仁人之所憂者。憂國也。不可以酒解也。亦非敖遊之所能釋也。○嚴氏粲曰。柏美材也。以柏爲舟。義不在柏也。舟必有人以維楫之。而後能有所濟。今浮舟於水。而無人以維楫之。其將何所止泊乎。喻衛國無賢人以維持之。則亦聽其自爲敗壞耳。其將何所底止乎。猶言譬彼舟流。不知所届也。○舊說以柏舟自喻其材美。以汎汎喻已之不見用。下卽繼之以耿耿不寐。如有隱憂。則傷於迫切。而非仁人之氣象矣。故以舟喻國。流於水中。以喻國之靡所底止。爲

此而隱憂然後見仁人之心也。

○我心匪鑒。不可以茹。如預反亦有兄弟。不可以據。薄言往愬。逢彼之怒。

集解

賦也。鑒鏡茹度。

待洛反。羅氏中行曰。量也。謀也。計度也。則也。過也。音徒料也。忖也。惟分寸丈尺引曰五

故反放此類推。

據依愬告也。

○言我心旣匪鑒。而不

能度物。

陳氏推曰。言不能度已。見棄之故與下文自反相照應。

雖有兄弟。而又不

可依以爲重。故往告之。而反遭其怒也。

輔氏廣曰。內旣不得於其夫。外

又不得於其兄弟。其情之無聊亦甚矣。

許氏謙曰。承上言鑒明。則可度物。我心憂煩。不能度物。不知何以處此。歸而告諸兄弟。聊以寄此憤耳。而又逢彼之怒。是兄弟亦不可據憑。而終莫知所以自處也。○徐氏光啓曰。夫者婦之所天。不得於夫。則無往而非拂逆之鄉。故言逢彼之怒。只形容因阮無聊之狀。皆意在言外也。

鄭氏康成曰。鑒之察形。但知方圓白黑。不能度其眞僞。我心非如是鑒。我於衆人之善惡外。內心度知之。兄弟至親。當相據依。言亦有不相據依。以爲是者希耳。責之以兄弟之道。謂同姓臣也。○何氏楷曰。上章言上不得於君。此章言下不得於僚友。

○我心匪石。不可轉也。我心匪席。不可卷也。  
山嶽儀棟棟。不可選也。

眷勉  
反

集解

賦也。棣棣富而閑習之貌。

毛氏萇曰。物有其容。不可數也。○呂氏祖謙曰。

言威儀閑習。自有常度。○輔氏廣曰。富謂富盛也。富盛則全備而無欠闕。閑習則從容而不生疎。選簡

擇也。○言石可轉。而我心不可轉。席可卷。而我心不可

卷。鄭氏康成曰。言已心志堅平。過於石席。威儀無一不善。又不可得而簡

擇取舍。皆自反而無闕之意。

集說

輔氏廣曰。心之不可轉。不可卷。言其有常也。威儀之不可選。言其皆善也。惟其存諸中者。有常而不可移。故形於外者。皆善而不可揀也。○許氏謙曰。石不可轉。是其貞潔自守之意堅。席不可卷。是其公平逮下之心溥也。○徐氏光啓曰。旣言心之有常。又言儀之皆善。乃求其見棄之故而不得。故自猜自疑。不能爲情之

也。甚

鄭氏康成曰。稱己威儀如此者。言己德備而不遇。  
所以慍也。○蘇氏轍曰。小人之惡君子。曰何爲斯  
踽踽涼涼。然君子不以其故自改也。此所謂不可轉而  
不可卷也。○嚴氏粲曰。兄弟見怒。欲已改行以趨時。仁  
人於是自誓。而言心不可轉不可卷。此不以兄弟之沮  
而易其守也。威儀不可有所選擇而自貶以苟合。此處  
羣小之間。而雍容  
不失其常度也。

○憂心悄悄。

七小反

愾于羣小覲

古豆反

閔旣多受

侮。不少靜。言思之。寤辟

避亦反

有標

符小反

賦也。悄悄。憂貌。慍怒意。羣小衆妾也。言見怒於衆

妾也。覩見閔病也。辟拊心也。撓拊心貌。覺之中。拊心而

手撓然。○嚴氏粲曰。撓本

訓擊。故撓然爲拊心貌。

**舊說**輔氏廣曰。此章又言其所憂之事。以至於拊心而無過。正以見怒諸妾。讒譖而致然。默而思之。無可奈何。惟拊心而已。

**附錄**鄭氏康成曰。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。○歐陽氏修曰。仁人爲羣小所怒。故常懼禍而憂心焉。○王氏安石曰。君子與小人異趣。其爲小人所懼。固其理也。故曰憂心悄悄。懼于羣小。小人得志。則爲讒誣以病君子。君子旣病矣。則又從而侮之。故曰覩閔旣多受侮。不少其曰。旣多不少者。以著小人之衆也。

○日居月諸。胡迭

待結反

而微心之憂矣。如匪澣

反戶管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。



比也。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。嚴氏粲曰。微謂不明也。日月食則不明。十

月之交云。彼月而微。此日而微。匪澣衣。謂垢汙不濯之衣。奮飛如鳥奮

翼而飛去也。○言日當常明。月則有時而虧。猶正嫡當

尊。衆妾當卑。今衆妾反勝正嫡。是日月更迭而虧。是以

憂之。至於煩冤憤

古對反。音冒。目心亂也。眊。不明也。如衣不澣之衣。恨

不能奮起而飛去也。

輔氏廣白。此章方述其常理。而以日月爲比。以見已之所遭。非理之常。故其心之憂煩冤眊。如衣不